

《罗布泊新歌》:生命在场的艺术创作

□施战军

是罗布泊和罗布泊钾盐开发创业题材,让我们深知了刘国强报告文学写作的态度和才情。《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发表了刘国强的报告文学《爱在罗布泊》,一群有专业技能、有理想也有情有义的年轻人来到了罗布泊,作品记述他们在艰难的自然环境和温暖的企业文化环境中如何既创业又解决婚姻爱情方面的问题的故事。最突出的印象是文笔之美,在报告文学这个体裁的创作中显得清新可喜。作品发出后反响非常好,很多读者自发写读后感。如果说《爱在罗布泊》是一首深情欢快的民歌的话,那么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罗布泊新歌》(《中国作家》纪实版2018年第4期)可以说是一部立体探照、气韵雄浑、感染力浓厚的大歌。

刘国强的报告文学写作,勇于到艰苦的地方深扎,又特别讲究作品的艺术性,在我看来,所下的功夫、结构意识、内在的感悟力、文字表达的准确生动等方面比一般报告文学作家更到位、更出色。越是艰苦的地方,他越能在客观正视的纪实中找到奋斗的价值,发现诗意的韵律,进发意味独具的好句子和纷至沓来的激情——几乎可以称之为苦中回甘的生命在场表达。

《罗布泊新歌》有诸多着力点,也可以说,在写作上突破了重重困境。但是他更有发现并擦亮主要出彩地带的驾驭能力。恶劣荒芜的地质条件与热烈美好的事

业和生活的反差,是这部作品最能显出审美力度的叙事原点。

罗布泊这块曾与生命无缘的绝地,关于它的自然环境总是伴随着凶险的传说,几代科学考察探险者前仆后继,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令我们敬佩也给我们警醒。从钾盐卤水令人震惊的发现,到一个开发钾盐、极大填补我国钾肥产量奇缺空白进而成为世界顶级的企业的成长,构成了一种当代传奇——对我国粮食安全甚至人类温饱的意义就延伸在曾经拒绝生命迹象的罗布泊。而如今罗布泊的人身在企业,创造着奇迹,同时也在生活着、思想着、爱着。因此,在最恶劣艰苦的自然环境与开拓进取的意志、美好生活的生存感受之间,作家发现了它们的内在联系,犹如古老的天地人合一的哲学,朴素而细腻地鼓舞着创业者,于是这样的“罗布泊新歌”,是建功立业的赞歌,是彼此珍重的情歌,是以生命致敬生命的壮美之歌。

民族企业的创业历程往往都是饱含酸甜苦辣和欢乐忧伤的,能够成功,需要机遇、事业心、专业技能、眼光、胸怀和凝聚力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般来说,企业创业的艰辛过程、蓝图规划等等,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构成感染力本身。报告文学与企业报表、业绩总结的区别就在于在实中见情、识质生文、传史成诗。刘国强的报告文学在这方面显得极为突出。作家选

取了两个因素作为重点,以此融通到企业精神之中和罗布泊人的性情之中:一是“一根筋”精神,二是家的归属感。

有了同心聚力情同手足的归属感,“一根筋”精神就使得大家在奋斗创业中拧成了一股绳。作家捕捉到了这个关键,他所讲的故事就不可能是硬邦邦的年表展示、事迹罗列,而是带上了闯劲十足的信心和温暖动人的情感。从自然环境之艰苦、项目之困难、到作业中遇到的重大险情再到几乎无时不在的气候考验、心境适应和情感波动……作品要容纳的内容真是太多太多了,而作家把每一部分都写得充分又互相照应。以人为本的事业,令人生发依恋之情,生发共同营造的温暖和彼此激励的干劲。企业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人的生活环境孕育出来并逐渐丰富、迷人起来。原因就在于,作家真的把自己沉到里边去,把自己作为其中一员,产生了感情,也就和罗布泊的青年一样,唱出了生命在场的深情之歌。

一部作品有自己的腔调,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而《罗布泊新歌》不仅有腔调,还有相当出色的旋律。语风是激情与沉思相融的,优美上口的句段和轻重缓急适当的节奏,吸引着读者;而在结构上宛若宏大又充实有序的套曲,在接天连地的唱和中,含纳无畏的震荡,体恤细微的情思,完成生命的交响。刘国强的创作,对报告文学诗学演进的贡献,应该得到进一步肯定。

地处中国新疆的罗布泊,多年来一直是个非常荒凉和神秘的地方。这里早先的繁华和后来的荒寂,一直是不少人的追问和探访对象。因此而存在的很多严峻、恐怖、惨烈、震撼人心的故事不少。像中国核试验场地的存在及其神秘的表现,像多年前西方一些各怀心思的探险家的光临与发现,像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和探险家余纯顺的失踪遇难等等,都一再地为这块土地增添着新的传说。

刘国强的长篇报告文学《罗布泊新歌》,似乎同此前的这些有关罗布泊的人物故事很不相同。《罗布泊新歌》是作家深入罗布泊深处,经过认真仔细的观察感受和细致采访,真实地描绘了以李守江为前沿统帅的罗布泊钾盐生产有限责任公司,经过非常艰难的勘探、立项、筹款、组团,在环境非常恶劣的“死亡之海”中,创业和发展壮大,填补中国钾肥空缺,摆脱对外依赖,使中国农业发展有了重要保障,为中国创造可观财富,并占据世界钾肥产量制高点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这是“罗布泊新歌”,也是罗布泊在新时代由创业者奏起的伟大壮歌。作家用真诚的感受激情书写中国故事,富有生机,富有创造精神和文学价值。

描述在罗布泊中创业和发展的工业团队,少不了要对这个对象的生成缘由给予必要的关注。因此作品描述了项目立项过程中曲折和艰难,阐明了这个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比如对中国硫酸钾资源的寻找和当年紧缺的情形,比如在罗布泊投资生产的艰难和风险,比如环保人士的坚决反对,当然还有六位院士的鼎力支持和一个女记者的强烈呼吁等情形。这些历史背景,确定了这个工业题材对象的重要质地、品格和不同凡响。但是,作家更多关注的还是像李守江、李浩、汤建良、宋文义、唐中凡、雷光元、丁喻、尹新斌、谭昌昌、姚莫白、李文浩、郭兴寿、魏磊等人物的坚定理想、精神勇气、拼搏性格、担当情怀。作品借仿交响音乐的“起承转合”结构展开叙述,用许多具有现场感、独特感悟的语言文字,从多个角度描述了这些人物在面临各种体制政策、资金管理、生产创造矛盾时所做的积极努力,描绘了他们在荒凉、干旱、风沙、高热、寒冷、孤独等恶劣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坚毅震撼表现。正是在这样非常态的严酷环境中,李守江等人有了“不在压力下重生,就在压力下死亡”、“失望一次就安了一节梯,梯节搭高了,总有一天会迎来希望的”、“从坚持不住的时候开始”等不少包含辩证哲理与经验的感悟。生活在风沙肆虐、时时都可能出现陷阱和危险、孤独到视老鼠为兄弟的环境中,罗布泊的新歌者,在这个吃、住、行无不存在巨大艰难的地方开发、创造、生活,相互激励,有爱有情,有艰辛有快乐,有付出有收获,高扬着伟大的创造和奉献精神,表现出非凡的坚韧的性格,为国家农业生产提供着紧缺肥料。因此,罗布泊尽管荒寂浩瀚,可终究无法掩埋这些时代壮歌的声响,并因刘国强充分而生动的书写而被更多人了解,并为之感动。这些足以让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钦佩的真实人物故事,是对独特的生命创造的文学表达,是死亡之地新生的现实新绿,是报告文学击鼓而歌的壮歌、大歌!

刘国强在《罗布泊新歌》的书写过程中,数次深入罗布泊的生活生产现场,用心用情,仔细观察实际感受,并将这些强烈的观察感受和震撼中发现的“绝望之美”,通过文学的语言叙述表达出来。因为是围绕人物精神性格和情感的文学观照,许多表达罗钾人生内容和心声的诗歌,被作家借用来作为切入人物故事的门径,然后透过这些门径探视和描述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在各自不同的生活情景和生命轨迹中形象呈现,显示出他们在罗钾创业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这些富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不可思议和让人敬佩。如李守江和妻子徐佳聚少离多,家事全靠徐佳,虽然他很少对作家讲起,可在行车的路上,总放歌曲《老婆辛苦了》的情景,就很好地展现了人物内心复杂深沉的感情。还有当年新郎李文鹏和新娘黄丽丽在8平方米的地窝子洞房成婚的情景,很多青年男女将爱情“拧在工作岗位上”,在大戈壁上“唱响青春之歌”的精彩人生故事,因为刘国强的动情描述而具有文学感染力量。

《罗布泊新歌》再次说明,真实的社会人生,是最精彩的文学故事和艺术表现资源。真正用心深入社会、人生、生活深层,就会有惊奇的发现和感受,就会发现催生文学蓬勃生长的力量。轻易地疏远和放弃身边真实生动的现实人生故事,对于一个力图表达社会人生的作家,是一种失职。而放弃很多真实存在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却总是希望在自己有限的虚构想象中寻找文学作品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优秀作品的。

·评 论· 《罗布泊新歌》



工作中的水采机



罗布泊钾盐基地

且看报告文学“优美地抒情”

□王国平

要说刘国强新作《罗布泊新歌》的最大特点,不妨借用文中的一句话,“其义自见”。这句话就是“面对波澜起伏的砂山、沙包和极端干旱的密集成团,面对沙尘暴长年累月狂猛地摧残,胡杨们依旧顽强地生活,优美地抒情!”我觉得,这句话似乎可以成为这部报告文学写作风格的一个注脚。

这部报告文学是写工业的,是个硬题材,专业性强,与普通读者的生活经验存在不少的距离,作家如何顺当地进入这个题材、能否有效地驾驭这个题材,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硬碰硬”,很可能两败俱伤,题材的价值势必大量流失,作家写得也累,读者也不敢接近。于是,作家选择了一条路径,就是“优美地抒情”,一下子让这个硬题材有了色彩,有了光泽,有了呼吸。

这部报告文学有着强烈的主体性,始终在强调“我”,写的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想到的。“我看到的”,就是“我”在采访现场的所见,富有现场感;“我听到的”,就是与采访对象的交流,获取大量的第一手信息;“我想到的”,就是“我”对人、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部报告文学里,“我想到的”这个部分特别充分、特别饱满,作家激情四溢,全方位而从容地调动自己的感官、知识和才情,语言铿锵,诗意充沛,诗性富足,扑面而来,给罗布泊这个地方,给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这群员工的身上,投射了一道道诗意的光芒。“整个楼兰城,像被橡皮反复擦过多次的铅笔作业,看不

出原来写了什么字。”车轮是大戈壁的软柿子,走一路捏一路,捏不碎的才能继续前进。”我仔细观察了晏河新,矮个儿,身材瘦削,那双大眼睛特有神,晶光闪亮,我猜想,各种设备的毛病都逃不过这双眼睛。若把这双眼睛比作‘上联’,‘下联’便是那双结着厚茧的手,百斤硝酸钾镁袋子,提起就走!”这些句子,散布在整部作品的角角落落,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刘国强似乎信手拈来,将这些动人的句子安顿好,“各就各位”,去给这部长篇作品增加别样的华彩。

可以说,《罗布泊新歌》是一个生命对一群生命的致敬与礼赞。在作家的笔下,罗布泊这个地方有了人性,甚至是神性。而这群人显得可爱而生动,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定妆照”,都被作家认真对待。他们是一群勇士,在罗布泊这么一个地方,建成了钾盐工厂,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助力中国农业挺起脊梁。他们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干着默默无闻的大事。“默默无闻”这四个字,按说太平常、太泛滥,都听得起茧了,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无效的成语。但聚焦“默默无闻”的人群,为他们的“默默无闻”制造一点声响,搞出一点动静来,这是纪实写作的使命。社会舆论的聚光灯是有选择性的,往往习惯性地关注某些人群,给他们投入过量的精力和资源,而对其他的一些人群,要么是不愿意去关注,也就是忽视,要么是没有想到要去关注,也就是盲视。而这些人群就整个社会运转而言不可或缺,他们始终在发光,他们在不懈地作为。纪实作品关注这个群体,用

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用超长的文字篇幅为他们“打Call”,为他们提供一种精神的支撑,表达一种社会的认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着一种“仪式感”。由于纪实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特别是这部纪实作品写的是“好人好事”,面对的是真实、鲜活、具体的生命,用文字刻录下他们的外在形象与精神境界,对于他们个人、家人以致整个行业本身有着抚慰人心的意义。这是纪实文学的特殊功能和独特价值,有别于虚构类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布泊新歌》这部作品的出现,对罗布泊钾盐人而言,是一个庄重的仪式。

“优美地抒情”,解决了“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文学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有效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感性、有趣、得体、适度。“优美地抒情”是《罗布泊新歌》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有些段落的抒情铺排得有点过度,有些用力过猛,要是能冷却、克制一下就好了。就纪实作品而言,抒情、诗意可以让题材飞起来,但有些地方飞得太高了。有部畅销书叫《追风筝的人》,或许报告文学作家就是“追着风筝的人”,也就是始终在跑着,眼睛朝着天空,但双脚要踩在大地上,手中还要拽着那根风筝线。当然,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概念。有人说,翻译就像女人,漂亮的往往不忠实,忠实的往往不漂亮。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与真实性大体也可能是这样,是一个两难问题。既要漂亮又要忠实,处于一个理想化状态,此中的分寸拿捏,只可意会。

——评刘国强报告文学《罗布泊新歌》

□李炳银

绝望环境中生成的美